



天地间 曲玉宝 摄

周六的黄昏,城市笼罩在暮春的微醺里。当我领完参赛装备、办理酒店入住后,早已饥肠辘辘。这次不想再叫外卖来应付,便决定下馆子饱腹。

寻到一家藏在巷子深处名叫“江南印象”的苍蝇小馆,招牌上的红漆经过风雨的洗礼早已斑驳。店面不大,几十道菜单照片悠闲地卧在墙上,被夕阳染得泛黄。几张木桌木凳,却干净清爽。里面最深的角落里,一位保安模样的中年人正专注地对付着一盘青椒肉丝盖浇饭。他灰白的鬓角在橘黄色的灯光下泛着银丝,一身制服洗得有些发旧,可见的袖口也磨出了毛边。我点了酸汤肥牛和麻婆豆腐,顺便叫了一瓶“雪花”。

“保安”吃得不紧不慢,一筷子下去,适量的米饭与菜便轻轻地入了口,咀嚼时微闭的双唇,让人听不到半点声响。偶有饭粒掉在桌上,他使用布满老茧的手指轻轻拈起,动作既轻又快。这般吃相,在如此简陋的小馆里竟多了几分庄严。

不一会儿,桌上的盘底便光洁如洗,他并不似常人般一抹嘴就走,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方折叠整齐的手帕,将嘴唇与手指细细擦拭。这些定式动作完成后,便起身端起盘筷走向后厨,“盘子我放这里了,麻烦您。”他的声音不高,却字字清晰。回到桌前,他把尚未启封的一次性餐具和餐巾纸摆齐,将凳子轻轻推入桌下,后又检查了一下桌面,确认没有留下任何污渍后,才整了整制服稳步离去。

这时,酸汤肥牛的热气在我面前不断氤氲,我却一时不知如何动筷。索性追问老板娘:“刚才那人是干啥的?”老板娘一面摆着菜,一面说道:“你说老王啊,他就是旁边小区的一个保安,只要他值班,差不多每天午饭晚饭都会在我这儿吃,基本都是十五块钱左右的样子,是不是有些奇怪?他就这样,已经习惯了。”

饭毕,我循着老板娘所指来到旁边的小区,果然见那保安老王在门岗执勤。他对进出小区的居民礼貌地打着招呼,态度不卑不亢。偶有外来车辆、骑手小哥进来时,他都会做好登记;对一些拿着重物的小区住户,还会上前帮忙送上一程。空闲时,他会拿起扫把打扫大门周围的卫生。这些细微处的用心,与他在“江南印象”中的举止如出一辙。一个微卑的身份,一件微旧的制服,一份微薄的薪水,却活出了令人肃然起敬的姿态,直叫人佩服。

第二天的马拉松赛道上,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保安老王的身影。马拉松赛场上那些光鲜的跑者,他们穿着鲜艳昂贵的比赛服装、碳板跑鞋,戴着高端眼镜、智能手表,跑完后不管成绩如何,都会晒朋友圈。而这位保安,他的“马拉松”是日复一日地对自身的自律要求,没有观众鼓掌,没有奖牌奖赏,有的只是自己心中的那套做人准则。他的存在像一面镜子,照出我们内心深处的某种匮乏。

赛后我又去了“江南印象”,见他已换上制服,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衬衣,阳光穿过他背后积满灰尘的窗户,给他镀上一层毛茸茸的金边。依然是那套仪式般的动作,依然在饭后收拾好自己的碗筷,还顺手将旁边桌上几个散落的调料瓶排列整齐。

我看着他,忽然想起曾读过的一句话:“有尊严的人,在困境中不堕落,他永远看见希望,而奋进不辍。”或许保安老王从未听说过什么是生活哲学,却在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里,践行着生活哲学。

返程途中,夕阳下的梧桐叶沙沙作响,像是为某种无声的尊严伴奏。我不住地摩挲着完赛奖牌冰凉的金属边缘,突然明白:真正的马拉松或许并不在赛道上。那名保安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,跑完了更漫长的征程,他的尊严不在于制服是否笔挺,而在于如何对待一盘十五元的盖浇饭,在于如何安放自己在这个人间的位置,这既是对生活的敬重,更是对自己的不敷衍。

手执烟火谋生,心怀诗意谋爱。在这个快餐时代,所谓高贵,就是在对待每一件小事时,依然有人固执地守护着生活的仪式感。



副刊

繁花

学思集

好诗的灵魂

◎张 丹

现代诗坛从不缺耕耘者,却少见能穿透时光的佳作。如今不少诗作以晦涩为高深,以生僻为格调,读来如拆迷宫,徒增脑力消耗。我始终敬重那些在娱乐喧嚣中坚守文学初心的诗人——他们是精神世界的守夜人。但更想探讨的是:剥离刻意的包装后,一首真正的好诗,究竟该有怎样的灵魂?

好诗的第一重境界,是“明白如话,却动人心魄”。诗的价值不在于制造理解的壁垒,而在于打破心灵的隔阂。白居易“老妪能解”的创作准则,至今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那些刻意堆砌生僻字、玩弄语法游戏的诗作,看似高深,实则暴露了情感的贫瘠——当创作者用晦涩掩盖空洞,诗便成了无魂的文字积木。

那么,什么样的诗才能打破壁垒,直抵人心?近现代诗坛的经典早已给出答案。海子的《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》为何能穿越三十年时光,依然温暖人心?只因它用最质朴的语言,道出了人类共通的渴望:“从明天起,做一个幸福的人/喂马、劈柴,周游世界”。没有隐喻的缠绕,没有意象的堆砌,唯有对生活最真诚的热爱,对未来最纯粹的憧憬。这种“人人心中有,个个笔下无”的通透,正是好诗的底色——它让不同境遇的人都能在文字中照见自己,获得情感的共鸣。

若说“明白晓畅”是好诗的基石,那么“于浅白中藏深意”便是好诗的灵魂。真正的哲理从不依附于艰深的辞藻,而是隐在寻常言语的褶皱里。卞之琳的《断章》堪称典范: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,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/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,你装饰了别人的梦”。三十几个字,没有说教,没有议论,却道尽了人与人、人与世界的依存与共

鸣。我们既是生活的亲历者,也是他人故事的旁观者,这种“当局者迷”的生命况味,在回环往复的意象中自然流露,让读者在咀嚼中品出哲思的回甘。

顾城的《一代人》更将这种“浅白中的深刻”推到极致: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寻找光明”。平白如话的叙述,却承载着 一个时代的重量——苦难与希望的交织,绝望中不屈的坚守,都浓缩在这两句诗里。好的哲理诗,从不是哲学概念的诗化翻译,而是生命体验的结晶,它让哲理如春雨般“随风潜入夜”,而非如冰雹般砸向读者。

好诗还需有“形神兼备”的美感。徐志摩的《再别康桥》之所以成为经典,不仅因其情感的真挚,更因其“建筑美、音乐美、韵律美”的匠心。“轻轻的我走了,正如我轻轻的来……我挥一挥衣袖,不带走一片云彩”,重复的句式如涟漪扩散,既模拟了离别时的不舍,又营造出轻盈飘逸的意境。这种韵律不是刻意的押韵,而是情感的自然脉动——当文字的节奏与心跳的节奏同频,诗便有了直击灵魂的力量。他笔下“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”,没有华丽辞藻,却用一个鲜活的意象,将女子的温柔定格成永恒的画面,这便是“以简驭繁”的文字功力。

林徽因的《你是人间四月天》亦是如此。“你是爱,是暖,是希望,你是人间的四月天”,简单的判断句,却如春日暖阳般驱散阴霾。诗的美好,从不在于辞藻的华丽,而在于能否用最恰当的文字,唤醒读者心中最柔软的感知。戴望舒的《雨巷》虽带朦胧之美,却绝非晦涩——“悠长又寂寥的雨巷”“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”,意象清晰可感,



任自然 马金瑞 摄

檐下书

九十岁奶奶爱自由

◎张霄峰

奶奶今年九十高龄,身体却异常硬朗。她耳聪目明,面色红润,说话中气十足。她最爱说的一句话是:“都忙你们的,别惦记我,我爱自由。”

奶奶有五个子女,个个孝顺,但她却坚持独居。每次劝她进城同住,她总是笑着摆摆手:“心意领了,都去忙吧,我在家自由着呢。”

多年来,她始终守着自己的小院,过着简单而有规律的生活。清晨,当第一缕阳光洒进小院时,奶奶便开始忙碌:打扫室内外卫生,给小院里的菜浇水,屋里屋外常年保持得干干净净。小院的菜畦随着季节变换,依次披上不同的“新衣裳”。她的三餐极为简单:早晚是玉米糝粥,配着馒头、咸菜或清炒时蔬;中午,一碗青菜鸡蛋面便心满意足。

饭后,奶奶总去找牌友搓几圈麻将。“这可是预防老年痴呆的好方子。”她乐呵呵地说,“既能动

动脑子,又能和老姐妹们说说话。”牌桌上的谈笑风生是她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。偶尔有人提起她早年讨饭、逃荒的苦日子,她总摆摆手:“提那些干啥?现在的日子多甜。水龙头一拧,水就哗哗流;煤气灶‘嗒’一声,火苗就蹿起来。想吃啥有啥,国家还月月给发钱。”说这些话时,她的目光里既有往昔的苦涩,更映着如今的甘甜。

我们去看她时,她总是笑盈盈地迎出来,打过招呼便快步走进厨房,不一会儿端出一锅热气腾腾的白水煮鸡蛋。“乡下的鸡蛋香,快吃两个垫垫。”她一边利索地敲开蛋壳,一边叮嘱:“工作再忙也要按时吃饭,人是铁,饭是钢。”

除了每年体检,奶奶极少进城。这次到省城,她在我家小住。一天,我下班回家,见她正伏在桌前,用力地写着什么。我走近一看,原来是奶奶正对着曾孙女一年

级的语文课本练字。“上”“下”“中”“国”……已经写了半张纸。虽然横不平竖不直,但每一笔都很用力。我轻声问:“奶奶,您这是学写字呢?”她抬起头,笑着说:“是啊,老了,手不利索,写得不好看。”我疑惑地问:“奶奶,您都这么大了,怎么还想起学写字了?”奶奶用手轻轻抚摸着写满字的纸张,一脸满足地说:“活到老,学到老。以前家里穷,没条件上学,现在生活好了,不愁吃,不愁穿,按你们年轻人的话说,可不能‘躺平’啊。”

奶奶的“自由”,是历经苦难后的从容,是老有所养的路实,也是不愿给儿女添麻烦的体贴。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奶奶,无论顺境逆境,始终乐观向上。那些浇菜的清晨,搓麻将的午后,练字的黄昏……都是她在平凡日子里唱给时代的赞歌。无需乐谱,无需配乐,单凭一颗感恩的心,便已足够动人。

合上《本巴》最后一页时,窗外正落着雨,一点一点,打在了村委会办公室的玻璃上,淅淅沥沥的声响极了书中那些在时光里流转的童谣。作为扎根乡村十年的村干部,读刘亮程的文字总像在翻检故乡的老物件——看似蒙尘的故事里,深藏着土地最本真的颜色。

傍晚时分,迎检的报表堆满办公桌,唯有手边的这本《本巴》是唯一的放松。随手拿起翻了翻,草原上的赫兰唱着江格尔,那个永远二十五岁不老的人,书里头的本巴世界,再看看村子,年轻人全去了城里,地里头越来越安静,小说里时间是停着的,但村里头的时间可没停过——老人院子里晒着太阳,年轻人手机上点着外卖,晚上路灯照着,理想跟现实,中间像是隔了道坎。

村委会推行土地流转时,这样的“时间困境”尤为明显。有些村民守着几分薄田种水稻,年复一年亩产不过千斤,却抗拒将土地并入集体合作社。“我爹就是这么种的,我不能把地搞‘丢’了。”张大叔的话像一把生锈的锁,锁住的不仅是土地,更是对“变化”的畏惧。

这不禁让我想起了《本巴》里那个拒绝长大的世界:当哈日王用“游戏”消解了时间的前进性,人们便在重复中失去了与世界对话的能力。而乡村工作的本质,何尝又不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,找到让“时间”重新流动的密码?我们带着村民去邻村看现代化大棚,让返乡青年用直播卖农产品,当四爷的犁铧最终变成了老屋墙上的老物件,他眼里的光却比打磨农具时更亮——原来打破“暂停键”的,从来不是强制的推动,而是让人们看见“成长”本身的可能性。

书里那句“做梦搬家家”,洪古尔在梦里盖房子,赫兰用游戏把仇人拉进梦里,村里的小孩晚上躺炕上,眼睛一闭,就想长大了挣大钱,家里盖新房。村里修路那会儿,谁家的院墙都得往后退,没一个乐意的,开会的时候让大伙儿都闭上眼,想想路修好了是啥样,新路上孩子们跑,老人们拄着拐杖走得稳当,这个景儿先在脑子里有了,大伙儿的口就松了,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“画饼”。梦想跟现实得掺和着来,干事儿靠嘴也靠心,有时候真就靠大伙儿一起做个梦。

在村委会工作中,我们制定政策时考虑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,却常常忽略了村庄中最活跃的群体——孩子们的视角。孩子们不要宏大的发展叙事,他们只要一片可以追逐嬉戏的草地、一条可以捉小鱼小虾的小溪、一个可以躲猫猫的老院子。《本巴》中那永不结束的游戏,启示我在乡村治理中需要纳入“童年视角”。当我们规划村庄建设时,是否问过孩子们想要什么样的乐园?当我们整治村容村貌时,是否保留了那些对儿童有着特殊意义的角落?

刘亮程说,人得回到童年的地方去,村里的活儿也一样,她要守住,念想要留住,以后还得看着,老人们讲过去村里怎么挖渠,孩子们画自己家的院子,纸上就是一条河,虚虚实实,大伙儿凑在一起,村子的历史就这么一点点写出来了。

雨停了,窗外的水稻挂着水珠,在夕阳下闪着光。《本巴》里那些关于时间、成长与集体的寓言,此刻都化在了泥土的气息里。作为村干部,我们或许无法像洪古尔那样成为神话里的英雄,但可以在丈量土地时,读懂每道田埂里的时光故事;在调解纠纷时,学会用“游戏”的智慧让矛盾软化;在推动发展时,让传统与现代像书中的童谣一样,在相互倾听中完成接力。

书里说:“时间不是流逝的,是我们在流逝。”乡村工作的意义,或许就是在这流逝中,为土地和人,找到不被时光磨平的刻度——就像老槐树上的年轮,一圈圈记着成长的秘密,也记着每个“本巴”式的梦,如何在现实的土壤里,长出新的枝芽。



美丽乡村 黄博涵 摄

◎孙秀生